

## 细雨飞花清明诗

朱启方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清涼沁脾中有一种清愁与细雨共飞扬感觉。这首最著名关于清明的诗歌，每逢清明节，都要被人提起。也让我们走进了清明诗词的开篇里。清明时节万物生，春光明媚草木新。这也让我们能与自然沟通，感悟清明，感悟生命，过一个诗意的清明节吧！我不禁小诗一首抒怀：

花雨纷飞满山川，飘落手上触心间。

杏花酒村今犹在，意境空灵在眼前。

清明时节好踏青。唐诗人白居易在《春游》一诗说：“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从白居易的这句诗中，我不难揣测出，他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同时也可以说，在古代，踏青是一种全民运动。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就是描写了春意盎然的清明踏青景象，这也是流传很广的名篇。无独有偶，杜甫《清明》诗云：“著处繁花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驻齿膝。”表现踏青的盛况。宋代吴惟信的《苏真堤清明即事》：“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体现了吴惟信珍惜大好春光、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怀。这是文情并茂的一幅春游画卷。清明节融汇自然节气与人文风俗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清明节，外出踏青除了让人感受到春意盎然的自然之美，也让人的身心得以放松，更从潜意识里传达给居住在都市的现代人一种生态和谐的理念。我小诗抒怀：

细雨蒙蒙过清明，杏花风起一时新。

感悟自然皆踏青，万株桃李飞莺鸣。

清明时节思乡愁。我们在杏花村喝着美酒，多美的事啊！可是这也抵挡不了乡愁的忧思。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就想着清明能回家最好了，不过相对于陆游的“深巷明朝卖杏花”，贾云华就没有幸运，《永别》诗曰：倚栏无语倍伤情，乡思撩人拨不平。寂寞庭春又晚，杏花零花过清明。他只是感叹于春光已逝，乡思撩人。刘长卿就比陆游现实，既然回不去，既来之则安之。他信奉“远望可以当归”的理念，他喜欢在《清明后登

城眺望”：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百花如旧日，万井出新烟。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长安在何处，遥指夕阳边。刘长卿指着夕阳的方向，遥想长安故乡。可是韦应物只能在病榻上放飞思乡思绪了，他写的是《清明日忆诸弟》：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诗人们无论缅怀亲人的深情，还是融入春光的怡情，无论故园萦怀的乡愁，还是我们美好的希冀，“清明”这一传统节日里，蕴涵的正是几千年来已经深植于我们血脉的家国情怀，它是对亲人的爱、对乡土的爱、对生活的爱、对生命的爱、对家国的爱。这种爱是不可弃、不可忘的传承，也是引领风尚、润泽人心的明德。共同体味、涵养一份浓浓的清明情怀，一定更能增强我们文化认同感和满满的正能量。

爱情美好共赏青。还是李煜《蝶恋花》情感更准确一些：遥夜亭皋闲信步，乍闻清明，早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李煜欲说还休的相思，当然有一种对爱情的憧憬，可是这爱情惆怅了点。再看温庭筠《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声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谬独倚门。单身朋友们在户外活动中相识相知，年轻的朋友们都该打开心扉、迎接一颗更为奔放的爱心！历史上许多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都是在清明节发生的。唐代诗人崔护，于清明节游都城南，见一绝色女子绛娘，心生爱慕。第二年清明故地重游，而佳人不在，遂写下“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千古名句。孟棨《本事诗·情感》记载，绛娘读到此诗后，以为错失良缘，竟不思饮食，患病将息。幸而崔护在一老翁相助下找到绛娘，才将之唤醒，喜结良缘。这个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足见爱情在清明节里大放异彩。我六绝抒怀：

岁岁步入清明，最美四月人间。  
万物复苏萌发，爱情春风无边。  
清明时节寄哀思。宋诗人高翥



《细雨飞花清明诗》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清明

细雨绵绵已清明  
暖暖春意诉浓情

## 清明时分

李世剑

清明，从千年古道走来  
伴着春暖花开  
伴飞万千紫燕  
一串串柳枝抛向人间

那是心灵的呼唤  
每一朵野花都有灵感  
路上的行人  
南北东西奔向  
或近或远  
无数亲人的面前

拎着的表心纸  
一直泛黄  
时不时田野  
冒出一缕缕青烟

那是一代代人的思念  
欲泪的眼圈发红  
千言万语  
无时不想吐出喉咙  
来回走动  
修葺亲人的房间

每一锹土都沉甸甸  
寄托着亲人的冷暖  
每一张纸都刻着爱  
化为青烟飘向遥远

柳枝为你翩翩起舞  
燕子为你呢喃歌唱  
九泉好似人间  
祭祀崇善悼念

屈不挠的伟大民族打不败、压不倒、碾不碎的骨骼！

在一片哭泣声中，我仿佛看到了这几小截骨骼撑起的身躯，象高山巨峰一样，冒着敌人的炮火，迎着敌人的刺刀，舍命地冲，拼命地喊。敌人的子弹打中了，碰到这钢铁般的骨骼而崩出的火光照亮着满是伤痕的大地，燃烧着流淌着鲜血的河流；碰到这钢铁般的骨骼而发出的声响让敌人胆俱裂，让山川为之变色。这就是英雄的身躯，任何伟岸坚强的词语都是形容不了的！

在泪眼婆娑中，我仿佛看到了这几小截骨骼撑起的身躯，轰然倒下，似激流急奔涌，似海啸地动山摇，似疾风横扫长空。天崩地裂一瞬间，奏响生命最强音。云荒大地，空寂无人，这是英雄的重生，烈士的涅槃，更是这个民族撼天动地不畏任何强暴的慷慨赴死之歌！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在一片哭泣和泪眼婆娑中，我仿佛看到了这几小截骨骼幻化成排山倒海的英雄，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从白山黑水、从大漠戈壁、从长城脚下、从黄河岸边、从淮海大地、从长江岸边、从天涯海角、从三湘大地、从三晋大地、从三秦大地向我们走来，他们眺望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着家乡的风土人情，无限深情地注视着我们一定要“以革命的名义想过去。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那些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尊严以及亿万民众幸福生活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正是无数先烈前仆后继、无数英雄舍身忘死、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祖国的昌盛、人民的幸福，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英雄浩气长虹，光辉长照后人心。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牺牲时喊出的一句话，让无数人泪目。我们常说，岁月静好。可岁月从来没有白无故的静好，国家也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和平。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奉献，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让我们能够沐浴和平的阳光。

1945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号召，依然振聋发聩，给人以磅礴的力量：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我看到了烈士的骨骼》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 我看到了烈士的骨骼

朱忠慧

为了现在正活着的人，为了企业的营商环境，清明节前夕的一天上午，两位烈士的骨骸在亲人的一片悲泣声中被敬移到相山区革命烈士陵园。

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村干部对我说，正在施工建设的一家企业提出大院里有几座坟需要迁走，其中的两座坟是烈士。我当即说烈士的坟不能说迁就迁，一定要慎重，要向相关部门报批，按照烈士坟墓迁移的要求去做。他们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义无反顾地献出了鲜活年轻的生命，我们总不能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也得不到安生？于是我提出马上去烈士的坟茔看看。我们走近前，只看到密密麻麻的树枝和已经衰败的杂草，看不到坟的形状和样子。站在这两座没有墓碑的坟前，我的心情沉重地象胸口压了一块巨石一样。难道我们真的艰苦到了连为烈士修坟的那几袋子黄沙水泥都买不起了？难道我们连为烈士立个碑的最朴素的情感都没有了？他们为谁流血为谁牺牲，难道我们都忘却得一干二净了？从两位烈士的坟前回到村部后，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于是沉重地写下了《烈士，我们怎能遗忘？》这篇文章。

昨天还是晴好又热的天气，今天温度骤然降了十几度，让人感觉寒气袭人。天也是阴沉沉的，没有一丝的阳光。当我们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同志手捧着鲜花来到迁坟现场时，他们的几十个亲戚一大早就赶来了，每个人都缠着白手巾，围在自己亲人的坟前，烧香火纸钱，老人就能听到哭泣声。听他们说，他们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他们的这两位亲人，但知道两位烈士是我们瓦房村的人，知道他俩都是打日本鬼子牺牲的，又知道他俩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一个叫卓连真，曾是宿县四区队战士，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在岳集与日本鬼子作战时牺牲，年仅22岁；一个叫卓连圣，曾是宿县千队战士，1944年入伍，1945年在濉溪战斗中牺牲，牺牲时年仅23岁。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俩被人民政府评为革命烈士。因为牺牲得早，两位烈士都没有留下子女，有的只是叔伯侄子和远房亲戚。他们的这些叔伯侄子和远房亲戚一直没有忘记他们，每年的清明节都会按时来给他们添坟烧纸，寄托亲人的哀思。

一场迁坟，一片悲凉！英雄壮歌，魂归来！

随着一片哭声，烈士的骨骼从深深的泥土里找到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小截，但当我目睹了他们时，我的心灵瞬间被震撼了。这几小截短短的骨骼，依然那样地不屈和坚强，依然那样地耀眼和辉煌，依然是那样地视死如归，依然是那样地正气凛然！这是英雄的骨骼，这是烈士的骨骼，这更是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而依然不

## 跨越时空的思念与传承

肖震

清明，宛如一场承载着无尽深情的时空之约，岁岁如期而至。它如同一根轻柔却坚韧的丝线，悄然牵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同时唤醒沉睡在心底深处的那份情愫。

这些年，父母与我一同生活，老家只剩下两位叔叔和婶婶。然而，每年清明节前夕，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老家，那片生我养我的故土，承载着我太多的眷恋与思念。那里，长眠着我已故的祖辈——我的爷爷奶奶，还有老阿太（爷爷的母亲）。

当春风轻轻拂过脸颊，田野里的麦苗宛如绿色的波浪随风拂动，清明便在这一景致中悄然而至。此时的天空，澄澈湛蓝，仿佛被水洗过一般；洁白的云朵，悠悠地从天际飘过。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泥土芬芳，混合着青草的鲜嫩气息与花朵的馥郁香气，还夹杂着丝丝缕缕的香火味，这独特的气息，是春天与清明交织而成的专属味道。

每年，我都与清明有个约定。有时，我会与父亲相约在皖北平原的故乡。踏上那条既熟悉又稍显陌生的小路，每一步都仿佛踏在回忆的脉络上，试图寻回往昔的足迹。路旁的柳树垂下嫩绿的丝绦，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恰似在热情地招手，迎接我的归来。

犹记儿时的清明，母亲总会折下几枝细嫩的柳条，煮出带着柳香的墨绿鸡蛋，装在我们的口袋里。那时的我们，总是满心欢喜地折下柳枝，编成草帽，戴在头上，仿佛自己就是童话里的小英雄。如今，柳枝依旧散发着熟悉的清香，可那份纯真的童趣，却已随着时光的流逝渐行渐远。

在几声清脆的鸟雀叫声中，我与二叔来到祖辈的墓前。墓碑上的字迹，在岁月的侵蚀下，已变得有些模糊，但那些关乎祖辈的回忆，却在我的心中愈发清晰、鲜活。

小时候，记忆里老阿太总是佝偻着腰，却无比慈爱地驮着我在家中逗我玩



## 清明时节，我梦见了父亲

汪晓佳

清明节的前一天凌晨，我在梦中与逝去十多年的父亲相见。他是以一副老态龙钟的形象出现在我视野里的：一身洁白的宽松衣服穿在身上，步履蹒跚地走着碎步，身旁还有把同样是洁白色的轮椅，他在我面前或站或坐，面带笑容地和我说着话。他的身边就我一人，他走到哪里，我就跟随着哪里，生怕他有什么闪失，看得出，他对我陪伴很是高兴……

小区里私家车驶过的聲音和院子里的犬吠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便再也睡不着了。梦中的情景不自禁地在脑子里反复地过滤，以求把这个父子相见的场景留得清晰些，再清晰些。以前，清明节前我总是梦见已故的母亲。

梦见母亲，那是白天说到了她，想起了她。可这次梦见父亲，我却在白天没有提及过他的。兴许父亲冥冥之中想儿子了吧？

尽管他年轻时和我母亲离异，我和姐姐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这种血浓于水的父子关系是永远割舍不掉的。印象中的父亲，他还是很疼爱自己一双儿女的——

我和姐姐在农村读书，从小学到初中的书杂费和学费以及穿的衣服，还有家里欠下的工分钱，都是由父亲和新妈负责及时寄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让我们脱离艰苦的农村，跟他们一起长期在城里生活，给我们姐弟俩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当时本来已经是个多口之家了，这又添了两个孩子，总是见到父亲先是看着一群

看望；每年六一儿童节前，两个孩子都会收到他们寄来的钱或者礼品，祝孩子们儿童节快乐。

父亲是2008年4月汶川大地震那年去世的，终年84岁。从他住院的第二天起，我便请了假（当时尚未退休）前往阜阳人民医院看护，就睡在他的病榻前，每天早上去附近街巷为他买食，回来时顺便再买些他喜欢吃的水果，我还给他买了当天的报纸，把关于汶川地震的消息读给他听，他听了都是心情很沉重，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是心脏病突发陡然撒手人寰的，他也没想到自己能走得那么快，去世的那天，他还说自己快要出院了，明天回家看看，洗洗澡，换换衣服再回来什么的。我在医院里一直侍候父亲身边，直至把他“入土为安”才回到宿州。

父亲从一解放就一直在阜阳、太和、利辛辗转任职。他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离休后享受地级生活医疗待遇。逝世后也是安葬在了阜阳风景如画、水波潋滟的颍州西湖公墓，一生的心都奉献给了阜阳一带广袤无垠的大地，奉献给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设事业，终了也没能魂归故里。

每逢祭祀日，我们按照地方习俗，都会买来冥纸，夜深人静时，在附近马路旁焚烧，口中还念叨着：“爸爸妈妈，清明节到了，我们给你们送钱来了，请你们来拿钱！”这时，就看见燃烧着的冥纸在噼啪作响，仿佛长眠于颍州西湖的爸爸妈妈在冲着我们欢笑呢……

我们两个儿子出生的时候，父亲和新妈专门从数百里外的阜阳赶来

## 柳笛声声迎清明

体睦

折一枝翠柳，  
做一支柳笛，  
鼓起腮，  
憋口气，  
朝天吹起，  
洪亮的笛声，  
惊醒了雷公电母，  
今儿起，  
乌云渐淡，  
北风渐息，  
东风将鼓起勇气，  
送来春的气息。  
手握柳笛，  
朝天吹起，  
惊得虫儿聚集，  
杏花骨朵儿，  
正跃跃欲试，  
春梅们，  
摇曳着灿烂的裙衣，  
把春的气息。  
渲染得尽人皆知。

手握柳笛，  
朝天吹起，  
激动了鸟儿们的荷儿蒙，  
澎湃涨起，  
交颈接吻，  
传递着爱的信息。  
从龙抬头的，  
二月初二，  
到草长莺飞的三月，  
柳笛声声不断，  
迎来一个又一个节气，  
清明，  
又一个明媚的日子，  
又一个醉人的节气，  
在柳笛声中展示自己。